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一

隱一

馬

鳴

菩

薩

達

曉又有明知呪術不解韋陀有明韋陀不知

呪術爾時世尊於夏四月安居已訖於自恣

復次少智之人見佛相好猶發善心況復智慧大德之人而當不發於善心耶我昔曾聞

隱一

佛在舍衛國時波斯匿王請佛及僧於九
日夏坐安居集諸牛羣近佛精舍擊乳供佛
時有千婆羅門貪牛乳故共牧牛人行止相
隨時牧牛人聞婆羅門誦韋陀上典悉皆通
利善了分別或有婆羅門但有空名實無知

時王勑牧人今不須乳隨逐水草放汝諸牛
又勑之言汝若去時必往辭佛佛若說法汝
好聽時彼牧人作是念佛世尊者是一切
智爲非是乎作是念已向祇陀林詣世尊所
爾時世尊大衆圍遙坐於樹下知牧牛人來
至林中爲牧牛人於身毛孔出諸光明其光
照曜映蔽林野如融金聚又如雨酥降注火
中牧人視之無狀即生希有難見之想各相

謂言此光明者如瞻葛華遍滿林中爲是何光即說偈言

斯林甚嚴麗 光明忽改常 將非天寶林
移植此園耶 晖赫如金樓 亦如天帝幢
其明過電光 煥焰踰酥火 或日月天子
降遊此林間

時牧牛者說此偈已向祇陀林至世尊所覩
佛圓光如百千日三十二種大人之相炳著
明了各皆歡喜生希有想各各讚歎即說偈

釋種王子身 端嚴甚輝妙 威光極盛熾
觀之生歡悅 身心皆快樂 善哉寂憺怡
湛然無畏懼 略說其色相 善稱於種智
世間皆傳說 真實不虛妄 咸言是佛陀
無不稱佛者 意持著於心 口亦如是說
粗略其旨要 一 不可具廣說 二 總說其要言
是釋種中曰 名實稱色像 色像亦稱名
相好及福利 炳然而顯現 猶如於衆寶
羅列自嚴飾 威德甚赫奕 圓光滿一尋
猶如真金山 能奪衆人目 樂觀不捨離

衆人之所愛 體是一切智 如人大叫喚
口唱如是言 一切種智者 今在此身中
世間出種智 必在於此中 何有功德智
不視如此智 如此妙身器 真實能堪受

功巧及畫素 未曾見是像 終更不生疑
言非一切智 如此妙形容 功德必滿足
極有此妙形 終不空無德 應須決定解

不應逐音聲

爾時牧人作如是言我等應當用決定解復
作是念今我牧牛有何智力而用決了我等

亦可決定解知云何可知又言我等雖復牧
牛可分別知彼生王宮智能技術一切皆學
不應知彼牧牛之法我今當問牧牛之事其
必不知即說偈言

韋陀與射術 一 醫方及祀祠 天文井聲論
文筆根本論 二 立天祀之論 諸論之因本
辭辯巧言論 三 善學淫泆論 求覓財利論
清淨種姓論 一切萬物論 一種名字論
算數計校論 圍碁博奕論 原本書學論
音樂倡伎論 吹具歌法論 舞法笑法論

欺弄及庠序 舉動花鬘論 如是等諸論
悉皆善通達 按摩除疲勞 善別摩尼價
善別衣帛法 綵色及臘印 機關與胡膠
射術針令離 又善知裁割 刻雕成衆像
文章與書畫 無不悉通達 又復善能知
和香作華鬘 善知占夢法 善知飛鳥音
善知相男女 善知象馬法 又善知鼓音
及以擊鼓法 善知鬪戰法 善知不鬪戰
調馬弄稍法 善知跳擲法 善知奔走法
善知濟度法 如是等諸法 無事不明練

如是諸勝衆智伎能盡是王子之所通利若
知此事是其所學是不爲奇若知淺近凡庶
所學牧牛之法當知真是一切智人於是牧
人即問佛言幾法成就於牧牛法令牛增長
佛告之曰成就十一法牛群增長得不損減
若不知色又不知相不知早起及以拂拭不
知覆瘡不知作烟不知大道法不知牛善行
來歡喜法不知濟度處不知好放牧處不善
知擊乳留遺餘法不善斷理牛主盜法若不
善知如是法者不名爲解牧牛之法若知此

法名爲善解時諸牧人聞斯語已皆生歡喜而作是言我等宿老放牛之人尚所不知況我等輩而能得知此十一法是故當知如來世尊真一切智諸牧牛人心生信解求佛出家佛即爲說有十一法比丘應學如脩多羅

中廣說

復次不求供養及與恭敬如是大人唯求持行我昔曾聞如來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九十日中夏安居訖世尊欲去須達多即請世尊在此而住爾時如來不受其請毗舍佢

鹿子母諸優婆夷等亦求請佛如來不許舍衛國中優婆塞等并諸宿舊大臣輔相亦求請佛迦毗梨王諸兄弟等并祇陀諸王子波斯匿王等亦求請佛爾時世尊各皆不許爾時須達多以佛不許不果所願還詣家中憂惱涕泣如來徃昔爲菩薩時詣迦蘭陀頭藍弗所彼諸徒衆與佛別時生大苦惱況須達多見於真諦是佛優婆塞奉事已久與世尊別而當不悲惱耶如本行中廣說時須達多婢字福梨伽從外持水來入至須達所以已

持水置大器中倒水未訖見長者悲涕以瓦
置地白長者言以何因緣而悲涕耶時長者
須達多答婢言世尊欲詣餘方諸大長者國
王大臣各各求請皆不欲住故我悲涕婢白
長者言不能請佛住於國耶長者語言我等
盡力勸請及城中諸人諸勝婆羅門等咸皆
愚一勸請悉亦不受諸王大臣勸請如來皆悉疲
極不能使住世間真濟今必欲去以戀慕故
憂慘不樂長者語福梨伽言非獨於我生於
憂苦舍衛國人悉亦不樂即說偈言

舍衛國內人老少及男女皆悉生憂惱
喻如月蝕時人人皆憂懼咸應共求請
爾時福梨伽聞斯偈已顏色怡悅心懷歡喜
白長者言應作歡悅莫生憂惱我能請佛使
住於國時須達多即語婢言此國王等及與
諸人勸請如來不能使住汝今自言我能請
佛使住國者不信汝語時福梨伽答言我今
必能爾時須達聞福梨伽所說心生喜踊即
問婢言汝有何力福梨伽言我無餘力世尊
自有大悲之心即說偈言

依止種智住 悲如母念犢 求覓受化子
心無有疲厭 衆生處深有 如來常欲拔
喻如母失犢 求覓得乃住 我捉大悲衣
其必能使還 佛不取種族 富貴及端正
財色與好惡 唯觀增上信 善根成熟者
若見此衆生 悲愍而濟拔 我今若留佛
國內諸人民 咸皆生歡喜

善根皆悉開敷 高聲請佛而說偈言
國王及大臣 利婆羅門 一切諸勝人
無不供養佛 我今心願樂 亦復欲供養
今欲求請佛 世尊願垂聽 雖知諸勝人
勸請於世尊 如來大慈悲 應當受我請
世尊心平等 悉無有高下 極賤卑下人
及高勝帝釋 我墮貧窮海 波浪諸苦中
隱一
爾時福梨伽負水衣濕猶未得乾即與徒伴
沉溺無窮已 常聞苦惱聲 世尊應愍傷
往詣祇洹時彼國王及大眾等悉在祇洹是
拯拔貧惡熾 我今深敬信 衆中堅勝者
時大眾開避道路使福梨伽得至佛所本種
大地及虛空 一切世界中

皆悉而知見 無有不了者 唯佛具足眼
一切無不知 今我無供養 請佛及衆僧
唯有信受解 此身非已有 屬他不自由
不得隨從佛 唯願受我請 佛若遠去者
我心如狂醉 色身已供養 佛若住此者
我得敬法者 佛所說法者 我悉能受行
善哉唯願住 速與我言教 貴賤等無異
衆生中堅實 一切世間共 不請之親友
網繩皆覆指 相輪莊嚴手 一切皆恐怖
佛以手安慰 誰有上大悲 慈稱滿世間

皆是真濟聲 六師稱種智 先已調伏之
誰能大衆前 無畏師子吼 名聞遍三界
動搖行住者 世界盡聞知 誰有無缺失
唯佛世尊能 善哉願和悅 歸依三寶心
猶如犢念母 為諸衆生故 極作難苦行
疲勞來至此 隱一 說於八正路 開示甘露道
人雄堪作器
爾時福梨伽善根已熟佛婆伽婆出梵音聲
以偈告福梨伽曰
汝既善方便 能令我還住 汝以言辭鉤

能制諸龍象 汝有堅固志 度量極寬廣
能以精勤心 求請使我住 我今當云何
不受於汝請 若遙觀汝心 猶應當來赴
況今見汝身 而當捨棄去 我不爲財利
富貴及名利 以汝堅實心 我當久住此
觀汝清淨心 猶如賢勝馬 莊嚴其鞍轄
誰不乘遊巡 我爲衆多人 為作解脫因
是故捨離家 不爲利養繫 猶如大龍象
以系用繫之 利養亦如是 不能禁制我
我本處胎時 在彼暗冥中 猶思益衆生

況今成正覺 苦行積無量 猶恒自乾燋
不爲諸衆生 我應入涅槃 為欲度衆生
是以住於世 我爲諸衆生 投巖及赴火
我爲化彼故 為滿福梨伽 故復還止住
不避諸苦惱 亦不辭疲倦 福梨伽應知
我今滿汝願 我爲化衆生 擔是毒蛇聚
我今滿汝願 我爲福伽住 舍衛城衆生
各唱如是言 皆生希有想 鸴呼佛希有
我亦不爲大臣 不受國王語 不受女人
柔軟微妙語 佛爲教化者 見此善心故

即使爲止住 一切行住者 知佛爲福伽
是故爲止住 不爲諸利養 名利及財賄
佛無諸結使 爲於受化者 行止及坐卧
常觀諸衆生 為於衆生故 應行即使行
應住尋止住

復次護持禁戒寧捨身命終不毀犯我昔曾

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穿珠家立於門外
時彼珠師爲於國王穿摩尼珠比丘衣色徃
映彼珠其色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爲比
丘取食時有一鵝見珠赤色其狀似肉即便

吞之珠師持食以施比丘尋即見珠不知所
在此珠價貴王之所以有時彼珠師家既貧窮
失王貴珠以心急故語比丘言歸我珠來爾
時比丘作是思惟今此珠者鵝所吞食若語
彼人將必殺鵝以取其珠如我今者苦惱時
至當設何計得免斯患即說偈言

我今護他命 身分受苦惱 更無餘方便
惟我命代彼 我若語彼人 云是鵝所吞
彼人未必信 復當傷彼命 云何作方便
已身得全濟 又不害彼鵝 若言他持去

此言復不可 設身得無過 不應作妄語
我聞婆羅門 爲命得妄語 我聞先聖說
寧捨於身命 終不作虛誑 佛說賊惡人
以鋸割截身 雖受此苦痛 終不毀壞法
妄語得全活 猶尚不應行 寧以護戒心
而捨於身命 我若作妄語 諸同梵行人
稱譏我破戒 如是稱譏輕 猶能燋我心
以是因緣故 不應毀禁戒 今入大苦中
我今應當學 如鵝飲水乳 能使其乳盡
唯獨留其水 我今亦當爾 去惡而取善

經作如是說 智者共嬰愚 雖復同其事
終不從彼惡 善人能棄惡 如鵝飲水乳
我今捨身命 爲此鵝命故 緣我護戒因
用成解脫道

爾時穿珠師聞斯偈故語比丘言還我珠來
若不見還汝徒受苦終不相置比丘答言誰
得汝珠默然而立珠師語言更無餘人誰偷
此珠時彼珠師即閉門戶語比丘言汝於今
日好自堅持比丘尋即四向顧望無可恃怙
如鹿入圍莫知所趣比丘無救亦復如是爾

時比丘即自斂身端正衣服彼人又復語比丘言汝今將欲與我鬪耶比丘答言不共汝

鬪我自共彼結使賊鬪所以爾者恐於打時身形現故我等比丘設使困苦臨終之時猶常以衣用自覆護不露形體爾時比丘復說

偈曰

世尊具慙愧 我今隨順學 乃至命盡時

終不露形體

時彼珠師語比丘言頗有不惜身命者耶比丘答言我出家法至於解脫常護身命雖處

險難而全身命今我決定捨於此身使出家衆稱美我名即說偈言

我捨身命時

墮地如乾薪

當使人稱美

爲鵝能捨身

亦使於後人

皆生憂苦惱

而捨如此身

聞者勤精進

修行於真道

堅持諸禁戒

有使毀禁者

願樂於持戒

爾時珠師語比丘言汝向所說謟曲不實復

欲使人稱其美名比丘答言汝謂我今者染

衣有虛妄耶何故現美不爲謟曲自歡喜耳

亦不使人稱嘆我名欲使世尊知我至心即

說偈言

大仙之弟子 爲持禁戒故 捨於難捨命
使諸世間人 於諸出家者 生未曾有想
今雖未生想 將來必當生

時珠師執縛比丘而加打棒問比丘言珠在
何處還我珠來比丘答言我不得珠珠師涕
泣心生悔恨失以王珠益以苦惱即說偈言
咄哉此貧窮 我知善惡業 生於恠恨心
咄哉此貧窮 由貧故造惡

時穿珠師即便涕泣頂禮比丘足而白之言

賜我歡喜還與我珠汝莫自燒亦莫燒我比
丘答言我實不取珠師復言此比丘甚是堅
硬受是苦惱猶言不得時彼珠師以貧切故
無由得珠更復瞋打時彼比丘兩手并頸並
被縛四向顧望莫知所告必空受死時彼比
丘而作是念生死受苦皆應如是應當堅辭
隱一
無犯戒律若當毀戒受地獄罪有過今苦即
說偈言

當念一切智 大悲爲體者 是我尊重師
當憶佛所告 富那伽之言 又復當憶念

林間忍辱仙 割截於手脚 幷剝其耳鼻
不生瞋恚心 比丘應當憶 修多羅中說

佛告於比丘 若以鐵鋸解 支節手足等

不應起惡心 但當專念佛 應當念出家

及憶諸禁戒 我於過去世 媚盜捨身命

如是不可數 羊鹿及六畜 捨身不可計

彼時虛受苦 為戒捨身命 欽於毀禁生

假欲自擁護 會歸終當滅 不如為持戒

為他護身命 捨此危脆身 以求解脫命

雖俱捨身命 有具功德者 有無所得者

智者護身命 名稱具功德 愚者捨身命
徒喪無所獲

時彼比丘語穿珠師言莫捨悲心極為苦哉

時穿珠師涕泣懊惱而說偈言

我雖打撲汝 極大生苦惱 憶王責我珠

復欲苦治汝 今汝捨是苦 亦使我離惡

汝是出家人 應斷於貪欲 宜捨貪愛心

還當與我珠

比丘微笑而說偈言

我雖有貪心 終不利此珠 汝當聽我說

我今貪名稱 智者所嘆羨
及以解脫法 最是我所貪 亦貪於禁戒
於汝摩尼珠 實無貪利心 苦露之道跡
乞食以為業 住止於樹下 以此我為足
以何因緣故 乃當作偷賊 汝宜善觀察
處一
穿珠師語比丘 何用多語遂加繫縛倍更撻
打以繩急絞耳眼口鼻盡皆血出時彼鵝者
即來食血珠師瞋忿打鵝即死比丘問言此
鵝死活珠師答言鵝今死活何足故問時彼
比丘即向鵝所見鵝既死涕泣不樂即說偈

言

我受諸苦惱 望使此鵝活 今我命未絕
鵝在我前死 我望護汝命 受是極辛苦
何意汝先死 我果報不成

穿珠師問比丘言鵝今於汝竟有何親愁惱
乃爾比丘答言不滿我願所以不樂我先作
心望代鵝命今此鵝死願不滿足珠師問言
欲作何願比丘答言佛作菩薩時為衆生故
割截手足不惜身命我欲學彼即說偈言
菩薩往昔時 捨身已貿鵝 我亦作是意

捨命欲代鵝 我得最勝心 欲全此鵝命
由汝殺鵝故 心願不滿足

珠師問言汝作是語我猶不解汝當爲我廣
說所由爾時比丘說偈答曰

我著赤色衣 映珠似肉色

體一

此鵝謂是肉

十三

即便吞食之 我受此苦惱

爲護彼鵝故

逼切甚苦惱

望彼得全命

一切諸世間

佛皆生子想

都無功德者

佛亦生悲愍

瞿曇是我師

云何害於物

我是彼弟子

云何能作害

時彼珠師聞是偈已即開鵝腹而還得珠即
舉聲哭語比丘言汝護鵝命不惜於身使我
造此非法之事即說偈言

汝藏功德事 如以灰覆火 我以愚癡故

燒惱數百身

汝於佛擲相 極爲甚相稱

我以愚癡故 不能善觀察 爲癡火所燒

願當暫留住 少聽我懺悔 猶如腳趺者

扶地還得起 待我得少供

時彼珠師又手合掌向於比丘重說偈言

南無清淨行 南無堅持戒 遭是極苦難

不作毀缺行

不遇如是惡

持戒非希有

要當值此苦

能持禁戒者

是則名爲難

爲鵝身受苦

不犯於禁戒

此事實難有

時穿珠師既懺悔已即遣比丘

還歸所止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一

音釋

聲居像切取牛乳也

憺憺怕切憺徒覽切

各切

莫班切

憺憺怕恬靜無爲也

曼

顛顛辟切

憺憺怕恬靜無爲也

曼

蝕實職切

憺憺怕恬靜無爲也

曼

也鼻易切

憺憺怕恬靜無爲也

曼

貿莫易切

憺憺怕恬靜無爲也

曼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冊